



就像喜欢 春天的熊

许姑娘 著
XU GU NIANG
WORKS

小助理
×
大明星

小时候，
我月半最害怕的就是去医院抽血，
长大后，
我月半最害怕的就是上班做助理。

我一直觉得，
我总是倒霉与不幸。

偏偏这两样都跟苏崇礼有关系。 // // // 原来我所有的运气，都用来了遇见你。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FENGHUANG WENYI PUBLISHING HOUSE



就像喜欢 春天的熊

许姑娘  著

XU GU NIANG
WORK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就像喜欢春天的熊 / 许姑娘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 8
ISBN 978-7-5594-2278-1

I. ①就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24410 号

书 名	就像喜欢春天的熊
作 者	许姑娘
出版 统 筹	汪修荣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黄 欢
责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字 编 辑	张 青
责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 发 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印 刷	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开 本	710 mm×1000 mm 1/32
字 数	214 千字
印 张	10.5
版 次	2018 年 8 月第 1 版,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 书 号	ISBN 978-7-5594-2278-1
定 价	34.8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001/	第一章 未婚夫
014/	第二章 “他还小呢，可以慢慢教。”
033/	第三章 面对“情敌”的小北极熊
049/	第四章 软软的，喜欢你
073/	第五章 甜柚味的吻
093/	第六章 嗯，好吧，我也喜欢你
109/	第七章 苏崇礼是好孩子
139/	第八章 软乎乎的金毛小狮子
160/	第九章 地狱训练也是约会

目录
CONTENTS



173/	第十章	灰姑娘城堡
195/	第十一章	原谅你一点点哦一点点
211/	第十二章	脸肿肿的大骗子
231/	第十三章	秘密
254/	第十四章	愿
273/	第十五章	向生命致敬
291/	第十六章	婚纱
303/	第十七章	十五年
318/	第十八章	你敢不敢为了爱赌一个人生?

目录
CONTENTS





第一章

未婚夫



这是裴月半给苏崇礼做助理的第十八天，也是她把从逃跑路上逮回来的第三回，耐心基本耗尽。

尤其是在她开车往剧组赶回的路上，刚进到公路，天就突然下起了暴雨，乌云几乎瞬间就把他们的上空包围住。开始时雨不急，雨刮器还能有点用，后来雨下得太大，就算所有大灯都打开，前面的路也还是看不清。她勉强冒着风险开下了公路、刚到周围有灯光的地方，哐当一下，连车都熄火不动了。

.....

好倒霉！

反复打火启动不了，裴月半看了眼身边那位害得她沦落至此，还在一脸嫌弃地撕着橘子瓣脉络的罪魁祸首，突然有种把他踹下车的冲动。

今天本来是剧组收工的日子，全剧组员工都从荒山野岭被放了出来，住进山脚下条件最好的酒店。

大家已经被闷在山里喂蚊子喂了半个月，早就疲惫不堪，一进酒店，全部瘫倒。

苏崇礼就是在这个所有人都丧失警惕感的时间段里，摸出了他的护照、身份证和信用卡，行李都没带就跑了出去。

作为苏大明星的新任助理，裴月半只好开车去追。

好在这种穷乡僻壤，通往外面的路只有一条，堵在车站门口就能把人逮住。苏崇礼刚雄心壮志地想要买票逃跑，就被她从售票口给拖回了车上。

但是她没想到回程会这么艰难，半路就被暴雨给拦住了……

这种时候更指望不上苏崇礼。裴月半把外套的大帽子扣到脑袋上，衣服拉链拉到顶端，顶着狂风费劲地打开车门，踩上地面。

雨水已经积得过了脚踝，狂风暴雨猛烈得人头都抬不起来，她两三步冲到路边的屋檐下，差点撞上门口那个摇摇欲坠的木牌。

她退后看了看……

旅馆。

字是用红油漆刷的，写得扭扭曲曲，颜色也已经褪了大半，在这种阴沉天气下，看起来很是阴森。房子也是很破旧的两层小楼，墙皮掉了就抹上水泥的那种，窗户被风吹得嘎吱作响，门里面也只剩一点灯光，昏暗得看不清楚。但现在能遇到一间旅馆，裴月半是一点挑剔都没有。她推门进去跟老板商量好，又打电话联系了一下经纪人锦绣姐，就赶紧借了雨披冲回车里，招呼还在品着橘子装大爷的苏崇礼跟她过去。

但是苏崇礼隔着雨看了一眼前那栋旅馆，非常迅速地表示：“我要回酒店！”

裴月半正因为有了落地地心情好，也不跟他一般见识。

“外面雨太大，我的车又坏了，你不跟我进旅馆，就在车里过夜好了。”

她嘴角笑出两个小梨窝，边收拾东西，边漫不经心地说：“听说这附近山里还有狼呢，也不知道雨天半夜会不会出来，我刚刚还在旅馆墙上看到了猎枪……”

“咕咚。”

苏崇礼把整瓣橘子一口吞下去了。

裴月半把另一件雨披放到旁边，理都不理他就下了车。

等她跑到旅馆门口，再回头，苏崇礼果然乖乖地跟了过来。

果然没错。根据她这几天做助理观察出来的“当苏崇礼拒绝你后该怎么办”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：吓唬他。

旅馆外面是那个样子，里面更是好不到哪儿去。房间很破旧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床头柜，里间的卫生间也只有老式的马桶和洗手池。墙皮掉了不少，照明的是天花板上的一小灯泡，灯光昏黄，时不时砰地发出点动静，连

着灯泡的电线也摇摇晃晃。

裴月半对着墙面用手比画了个手影鸽子，非常完美地成功了，却把正好从那里路过的苏崇礼吓得不轻。他跟只扭头看到黄瓜的哆毛猫一样，猛地蹦开老远。

回过神来，发现裴月半在看他，苏崇礼从进旅馆开始就绷起来的脸绷得更紧了。

他面无表情地扭开脸，走到床边想坐下，但刚坐到一半，突然想到自己浑身都是水，又停住，僵在那里。

顿了一下，他猛地回头，瞪向裴月半。

裴月半立马用手里的毛巾盖住脑袋，装作在擦头发。

没看到，没看到，没看到。做苏崇礼助理的第一要点就是：平时没事绝对不能挑战他的自尊心。这种让他感觉到丢人的时候，绝对要装作没看到才行。

从某种角度来说，他这样也挺可爱的。

等苏崇礼重新用最帅的姿势站好，若无其事地低头拨弄头发的时候，裴月半才走过去，把毛巾递给他：“给，先把头发擦一擦。”

苏崇礼接都不接，嫌弃地撇了一下嘴：“不要，你都用过了。”

“.....”

一点都不可爱。

裴月半弯着眼睛：“我出来得太急，没带钱包，车里就这些零钱，能凑够一间的住店费就不错了。这毛巾是老板看你可怜才送的，爱用不用。”

她挺直腰背，下巴微抬，嘴角的梨窝更深，从苏崇礼的角度看，裴月半简直就是藐视他。

其实她就是。

裴月半净身高一米七六，因为常年坚持锻炼，腿又细又长。

苏崇礼虽然对外宣称他是还在长个的标准一米八，但是裴月半随便穿双带点高度的马丁靴，就可以从视线和气场上藐视他。

所以，就算她端端正正地笑着露出嘴角那两个小梨窝，她也是在带着梨窝一起藐、视、他。

说起来，苏崇礼是这两年横空出世的大明星，开始是做平面模特，靠着那张帅到让粉丝们鬼哭狼嚎的脸，莫名其妙地走红起来，被娱乐公司发现以后，就开始不断接一些小的影视角色。但那些角色虽小，剧本却全是精挑细

选过的，其他的演员也都是有颜值、有演技的大腕，每一部拍出来都极其叫座，顺带着他这个小配角也很快出名，电影、电视剧，男配角到男主角，不过也就一年的光景，他就被捧到了“国民男神”的地位。

可裴月半在最初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，却很是没当回事。

别人可能不知道，但她是清楚得不能再清楚，一个没有门路、没有后台的小演员，怎么可能拿到那些让别人抢破头的“小角色”？又从哪儿冒出那么多极力捧着他的新闻媒体？

不过就是靠着 he 那位开娱乐公司的亲姐夫而已。

但是等到了后来，她在当他的助理前做功课的时候，她的观点又有点动摇。

因为出乎意料的是，他还真有点演技。

演配角不抢戏，却能靠几个眼神和动作就把人物演活。演主角谁都压不住他，什么样的角色都能驾驭，而且每一个画面都特别帅，随便截图，每张都能拿去印出来当海报……

所以，当她成为苏崇礼的助理，去见他的当天，她多少还对他抱了点期待。

虽然只有一点点，但确实是有期待的。

然而第一次见面，苏崇礼只看了她一眼，就哼地转身，问身边的经纪人：“我长得这么帅，为什么你给我挑的助理全长得这么难看？”

啧。

裴月半对他的那一丁点期待，完完全全破碎掉了，拼都拼不起来。

他说完竟然还抱着剧本，跑到经纪人跟前绕着圈重复：“我不要新助理，把以前的还给我……还给我……还给我……”简直是不达目的不罢休，跟只盯住盘子里的小炸鱼，就算被主人拍掉爪子却还要伸上来的猫一样，看得裴月半好想捏着他的后脖颈把他拎开。

经纪人锦绣姐只好安抚他：“这位助理是临时的，等过阵子拍完戏，就把以前的助理调回来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苏崇礼一下就不闹了，眼神里丝毫怀疑都没有。

“当然。”锦绣姐哄他哄得非常顺口。

“嗯嗯。”裴月半也配合着微笑。

当然是假的。苏崇礼的前助理已经正式调给别人了，她也正是借着这个空缺，才很名正言顺地跟到了他身边。

不过锦绣姐提前就和她说了，这事暂时还是别告诉苏崇礼比较好，谁都

不知道这人听说以后会干出什么事来，搞不好会趁夜逃跑去抢人。

裴月半当时听完，还以为锦绣姐是在开玩笑，毕竟他们现在正在一座大山里拍戏，条件艰苦到好几个人挤在车里坐着睡，刚睡着就要起来开工。尤其是苏崇礼，更是忙得不可开交，每天都在各种山沟树丛里待着，灰头土脸的，爆破也没有替身，还受了点小伤。就这种情况，他哪来的精力做什么趁夜逃跑抢人……

结果他真的逃了。

也不知道是谁说漏了嘴，让他知道他原来的助理已经调给了别人，不可能再要回来。

他当时完全没有表现出异样，每条戏都是直接过，但一到晚上，他就跑了。

收拾了他的小包裹，戴着口罩、眼镜和帽子做伪装，蹑手蹑脚地沿着山路向下。

幸好他出师不利，被在小树林里小解的灯光师大叔看到，招呼了一嗓子，接着被闻讯赶来的裴月半逮住，拎着背包带给生拽了回去。

从那以后，裴月半就有了防范，成功在他借口上厕所的逃跑途中蹲守着截住了他。

然后，第三次，就是今天。

……

裴月半从已经偃旗息鼓、开始老实擦头发的苏崇礼身边走过，靠到窗边，看向外面，暴雨没有丝毫变小的迹象。她开的是剧组的越野，轮胎却也大半都掩在了水里，看样子，锦绣姐恐怕不能像电话里说的那样，傍晚前等雨一小就派车来接他们。

搞不好，他们今晚就要在这里过夜了。

她边发愁，边看着窗玻璃上苏崇礼想使坏朝她甩头发的倒影。

往旁边迈了一步躲开水珠，裴月半抛开过夜的烦恼，开始考虑要不要先借条绳子把他捆到床头再做打算。

反正就苏崇礼这点武力值，她能徒手撂倒三个他。

边回忆着“用哪种捆绑方式最牢固”，裴月半边开始打量苏崇礼。

出于拍摄需要、饰演角色的最初形象是个宅男，苏崇礼特意把头发留得长了点。再加上他本身的头发就带着点自来卷，平时有造型师跟在身边打理着还好，这会儿被雨淋了又自己胡乱擦了擦，看起来整个脑袋都毛茸茸的。所以现在，在裴月半的眼里，盖着毛巾、浑身滴水还在发抖的苏崇礼，就跟

只湿漉漉的小斑鸠一样，戳他一下都像是在欺负人。

捆起来什么的，裴月半又有点下不去手了。

看苏崇礼这会儿还算老实，裴月半换上拖鞋，到卫生间拧了几把自己湿透的裤腿，擻起来挽好，然后就啪嗒啪嗒地推门出去，到楼下跟老板借热水和衣服。

旅馆只有锅炉烧的热水，如果要的话，只能用暖瓶提上去。

裴月半忙活活好几趟，提上去两个暖瓶，还有杂七杂八的盆啊毛巾啊衣服啊，然后分出一半丢给苏崇礼。

“这桶水给你，还有这条毛巾、这个盆，到卫生间去把自己弄暖和点。”

“还有这些，是店老板儿子的衣服，洗过以后就没再穿，赶紧进去换上。”

老板借给苏崇礼的是一件普通的灰色棉T恤和大短裤，有种很干净的洗衣粉的味道。

看苏崇礼站着没动，盯着衣服嫌弃地又要撇嘴，裴月半停下收拾的动作，甜甜地笑着问：“不想换衣服的话，我来帮你怎么样？”

砰！

苏崇礼拖着东西跑进了卫生间。

裴月半看了一会儿卫生间的门，刚想转身，门嘎吱一声，又慢慢开了。

她回头，正好看到了里面脱完衣服正在脱裤子的苏崇礼。

嗯……

盯……

对上她的视线，苏崇礼吓得猛地提起裤子转身，转完身以后觉得不对，又慌忙地回头，用力把门关上。

砰！

好响。

裴月半摸了摸被震到的耳朵，到床边拿起借来的衣服迅速换上，然后坐到床边，舒舒服服地开始泡脚。

裤子提得很快，倒是没被她看到什么，但他的上半身她是全看到了。

裴月半托腮，开始回忆自己看到的……

背沟、腰窝都有，光看的话也算得上漂亮，毕竟是刚满二十岁的男人呢。

但是腹部的话就……

很不怎么样。

一看就是不常锻炼。虽然没有赘肉，也很光滑紧实，但是一块肌肉都没有，

软塌塌的。

她低头摸摸自己的，比他强多了！

没多久，老板的妻子就送来了两碗煮好的姜汤。裴月半等了等，看汤的热气都要散掉了，就走到卫生间门口。

“苏崇礼？”

没回应。

“换完衣服就出来。”

没动静。

“有吃的，热腾腾的汤，特别香。”

嘎吱。

苏崇礼板着脸走出来：“汤呢？”

“桌子上。”

裴月半带着他到床头柜前，自己也拿起一碗，喝了一大口。

泡完脚以后喝一碗姜汤，好满足……

苏崇礼看她喝完的样子，顿时觉得又饿又渴，赶紧端起来喝了一口。

裴月半：“咽下去。”

苏崇礼的脸苦巴巴地皱起来，费了好大的劲，喉结才动了一下，然后他立马把碗放下，跑得老远老远，说什么都不肯再喝。

裴月半也不理他，两口把自己那碗热姜汤喝完，浑身都舒坦了。

她活动着脖子坐到床上，打开她带过来的包，从里面拿出一包全麦面包片，慢条斯理地开始解包装。

余光一扫，苏崇礼果然在盯着面包，咽口水。

裴月半心情愉悦，解包装解得更慢了。

好半天，她把袋子打开，那一瞬间，面包的香味一下漫出来。苏崇礼没忍住，插着兜磨蹭到床边，一脸想开口又不想开口的别扭样。

“想吃吗？”

裴月半拿出一片面包，对折几下，捏紧实，然后放进嘴里……

在她咬下去的瞬间，苏崇礼的目光都呆滞了。

心满意足地吃完一片面包，裴月半取出第二片，朝苏崇礼比画了一下，然后又朝姜汤碗挑了下眉毛，嘴角的梨窝深深地冒出来：“喝完就给你。”

在锦绣姐给她的“苏崇礼介绍详单”里，他不吃辣，不吃苦，葱姜蒜一点都不肯碰，最喜欢的食物全是甜食和油炸的垃圾食品。日常生活也是，不

爱运动，昼伏夜出，没工作的时候就每晚闷在家里通宵玩游戏，然后第二天打着瞌睡上节目……

糟糕透了，她得把他的坏毛病一点点改过来才行。

眼看裴月半开始吃第二片面包，苏崇礼不情愿地回到姜汤面前，横下心，闭着眼把一整碗全喝光，痛苦到抿着嘴脸颊都鼓了起来。

缓缓，他赶紧转身，看向裴月半。

裴月半笑着说：“面包倒是可以给你，但我都吃过了呢。”

她把剩下的几片全拿出来：“看，全咬过了。”

每一片面包都被咬了一口。

……

苏崇礼难以置信地看着她，眼睛都瞪圆了，但最后还是不敢说什么，很有骨气地没有接受她吃剩的面包，而是跑到窗边，揪着窗帘消气。

裴月半忍住笑刚想说什么，发黄的灯突然忽闪了两下，砰地熄灭了。

苏崇礼惊慌地退后两步又转身，咚的一声，很响地直接撞到了床头柜。他的膝盖本来就因为拍戏摔伤，擦破了一块皮，这会儿伤上加伤，疼得他直接往地上坐。

“哎……”

裴月半没来得及说，刚坐下去的苏崇礼就又弹了起来，看起来非常生气。

裴月半：“……”

明明是他自己把床头柜上的铁勺子碰掉的，也是他自己坐上去的，也不知道在生谁的气。

苏崇礼生了一会儿气，见没人理他，只好自己伸着胳膊，胡乱摸索着坐到窗户下，神情紧绷，小心得不得了。

裴月半觉出不对了。

虽然周围很暗，但还不到什么都看不见的地步，至少东西大体的位置和轮廓她还能感知到，可是苏崇礼这个样子……

她悄悄地走到他面前，蹲下来，屏住呼吸，慢慢地靠近。

他完全没发觉呢。

居然还有夜盲症，更差劲了。

裴月半起身，跷着腿坐到床边，看着对面团成一团动都不敢动的苏崇礼：“我听锦绣姐说，你平时吃饭，一口胡萝卜都不碰，看到就要人给你拣出来。”

浑身毛都耷起来的苏崇礼言简意赅地说：“难吃。”

“胡萝卜炒肉很好吃的。”裴月半的梨窝又甜甜地冒出来，“多放点油，多炒一会儿，肉和胡萝卜丝都是软的，沾着油的软趴趴的胡萝卜丝看起来就特别好吃。”

“咕噜。”

苏崇礼的肚子响了。

裴月半故意放慢了语速：“肉是那种纹理分明的瘦肉，提前腌入味，和胡萝卜一起炒熟以后，嚼一下，肉的香味就会马上散在嘴里。尤其是就着那种嚼劲十足的米饭一起吃，软的胡萝卜丝、炒香的肉、有嚼劲的米饭，就算最后肚子饱了，嘴巴却还是会控制不住想要继续吃……”

她才不吃那种会胖的有油的菜呢，如果要吃胡萝卜的话，当然是做成沙拉或者直接生吃。

但是对着只对肉和甜食感兴趣的苏崇礼，让他生吃肯定行不通。

真麻烦。

这么想着，她就走了点神，再看苏崇礼的时候，感觉他捂着肚子，已经饿得要哭出来了。

……

本来只是想骗他吃蔬菜，没想欺负他来着。

她只好从包里拿出两根火腿肠，蹲到苏崇礼跟前放到他手里：“给，吃吧。”

苏崇礼也顾不上再讲骨气，几下就把火腿肠撕开，狼吞虎咽地吃完了。

怎么就可怜成这样了……

裴月半又拿出包饼干，捏出一片放到他的手心里：“吃吧吃吧，不够我这儿还有。”

跟养只小狼狗似的。

大概是因为填饱了肚子，苏崇礼很快就把裴月半当成了好人，在发现自己吃光了对方的一整盒饼干后，他很不好意思地小声说了句“谢谢”。

因为他垂着脑袋的样子有点可爱，裴月半没忍住，轻轻摸了摸他的头发。反正他的毛蓬蓬的，在发顶上偷摸一把应该不会被发现。

手感超级好。

她摸完以后，正好店主敲门，解释着“电路故障”送来几根蜡烛。

裴月半把蜡烛点着，屋子勉强亮了起来。

等她摆好蜡烛，苏崇礼已经从刚才“看不到好害怕”的状态里恢复过来，

若无其事地插着兜跳着站起来，然后迈腿朝床边走。

因为他的动作很大，裴月半一下子就看到了他腿上的伤。本来愈合到一半的伤口重新裂开，血混着脓水渗出来，看起来很严重的样子。

顺着她的视线，苏崇礼也看向了自己的腿。

看清那块伤的瞬间，他的脸马上就白了，本来正好好走着路的腿突然就一瘸一拐起来。

一瘸一拐，一瘸一拐。

明明就离床边只有两步的距离，愣是让他费劲地拖着伤腿走了一分钟。

抱臂站在一边的裴月半：“……”

虽然是伤到了，但他没看到的时候也走得挺溜呀。

娇气死了。

看苏崇礼坐到床上，抱着伤腿苦着脸，还自己给自己的伤口吹气，裴月半拎了雨披往外走。她记得车里是随时备着纱布和药水的，得拿回来给他处理一下。

“你去哪儿？”

看到她要出去，苏崇礼一下子就坐直了身子。

“车里放了医药箱，我去拿上来。”

苏崇礼下意识看了眼外面，还在下着倾盆大雨，就算披着雨衣出去，回来肯定又是满身的水。

“喂。”他喊她，“不用去了。”

说完，他就不吹气了，脸上的表情也没了，面无表情地蹦到卫生间，用水冲了冲伤口，然后用纸巾擦了擦，看向她：“这样就行。”

语气莫名有点帅。

虽然裴月半突然被他帅了一下，但就这么放着伤口不管可不行，谁知道这伤会不会恶化或者留疤，影响后续拍摄麻烦的是她，留了疤……

吃亏的也是她。

于是裴月半还是往外走：“那我不出去，就下楼问问老板。”

几分钟后，她捧着一把医疗用品回来，放到苏崇礼的身边。

“店里现在就这些，先应急用吧，明天等锦绣姐过来，带你去医院再包扎。”说着，她打开酒精的瓶盖，伸进棉签蘸湿后递给他。

苏崇礼接过棉签，低头对准自己的伤口……却下不去手。

他抿了抿嘴，眼神朝裴月半扫了一下，又扫了一下。

就算被他这么看着，裴月半也没有一点想去帮他处理伤口的念头。

她还记得他三岁那年，他在她面前摔倒擦破了手肘，她好心帮他上药，结果被他挥翻了药瓶，洒得浑身都是紫药水。

那可是她当时最贵的一条裙子，她盼了半年才拿到手，而且是第一次穿……

真是想起来就生气！

裴月半无视苏崇礼的眼神，把湿衣服拿到卫生间，打算晾起来。

但她刚走进卫生间，就看到了马桶盖子上放着的衣物，除了苏崇礼换下来的湿衣服和湿裤子外，还有一条内裤。

她给他的可只有一件T恤和一条大短裤而已。

那他现在……

裴月半想了想，然后弯着腰朝外看了看苏崇礼，他还在拿着棉签下不去手。

“坐好了，腿放平。”

她走过去，重新拿了根棉签蘸好酒精，坐到床边。

苏崇礼听话地坐好，把腿伸到裴月半那边。

然后，裴月半就开始一心两用地地上起药来。

嗯，怎么说呢……

有点好过头了，超级吸引视线的那种。

毕竟是二十岁呢。

抹完药，用纱布包好，苏崇礼就小心地把腿放到了被子里，生怕再被碰到。

裴月半收拾着东西，随口问他：“你以前受伤都怎么处理？”

她想问的其实是“都是谁帮你处理的”，但是苏崇礼想都没想：“我以前没受过伤，这是第一次。”

说什么第一次……明明以前就在她跟前擦破了手肘。

不过他应该是不记得了吧，那时候他才三岁。而且那天以后，他的身份就不一样了，就是真的摔倒了，在跌倒以前，身边也肯定会有人能把他护住。

仔细看看，苏崇礼全身上下，除了腿上像被蚊子叮的几个红点以外，真的是一点伤疤都没有。

嗯，当年手肘的伤也没留痕。

她身上都还有不少伤呢。

玩攀岩、玩拳击、玩自行车越野，哪一项都让她受过伤。最严重的是有

次徒手野外攀岩，她从三米多高的岩石上失手掉下来，后背摔到石头上，缝了十几针，到现在疤都还在。跟他的差别真大。

.....

她总觉得这种对比，哪里不太对劲。

全收拾好，时间也不早了，裴月半也上了床，和苏崇礼一起捧着热水、拆着吃的聊天，跟开茶话会似的。

给了吃的又包扎了伤口，现在的苏崇礼对裴月半已经半点防备都没有了，问什么都答，所以两三句就被裴月半引到了她想听的话题上。

她想听的话题，就是“苏崇礼的暗恋”。

但苏崇礼对这个话题的热衷度比裴月半想的还要高，都不用她多问什么，他就边往嘴里填牛肉干，边絮絮叨叨地说起来。

关于这件事，裴月半事先已经很充分地调查过了，每天听着其他人的汇报听得耳朵都要长茧了。其实就是苏崇礼喜欢上了他的前助理，但那位前助理有一个几岁开始就玩在一起的青梅竹马，两人两情相悦好得很，根本就没苏崇礼什么事，只有他自己暗恋得很开心。现在那位竹马也成了明星，所以，锦绣姐理所当然就把那位前助理调给了她的竹马，更没有苏崇礼什么事了。

当然，这事到了苏崇礼的嘴里就变得不太一样了。

比如“我马上就要追到她了，却被那个丑八怪横插一脚”。

再比如“她肯定已经喜欢上我了，我不能让那个丑八怪把我们拆散”。

.....

不过，裴月半却并不打算戳穿他，毕竟二十岁的中二病也实在不多见了。

“你真的那么喜欢她？”她很有耐心地把他的絮叨都听完，然后问他。

“嗯。”苏崇礼嚼着牛肉干，腾不出嘴地点头。

“要是她愿意的话，你会娶她吗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他咽下牛肉干，答得豪情万丈，但看在裴月半眼里，就两个字，智障。

但她完全没表现出来，甚至还很感兴趣地继续问：“那你都是怎么追她的？”

“过节的时候会送她礼物，但她都不收。”

“会每天打电话找她聊天，但她刚听两句就说信号不好或者家里漏水，很快就把电话挂断了。”

“还有上次，我陪我姐去试婚纱，她也在那儿，不小心被娱记拍到发了